

重拾孔子“儒学”对人性的终极关怀

——对“仁学”思想的审视

牛国永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 孔子“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学”中“世俗哲学”层次上的安身立命观念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人民。在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获得巨大发展的今天,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地提高,人的“安身立命”也普遍得到解决。但是,伴随着社会的开放、经济的发展,出现了道德失落、信仰破灭、人性扭曲、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的现象。因此,重新理解孔子的“儒学”思想——“仁”对人性的终极关怀,对于解决现时代人的精神危机——“人不知为何活着”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儒学;仁学;自由;终极关怀

中图分类号: B2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444(2010)05-0022-03

一、孔子“儒学”与儒士、儒术、儒教的纠缠

春秋末期的孔子在自己的生活和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创立了他的“儒学”思想,孔子一生周游列国无不以他的实际行动在倡导和推广他的“儒学”思想。孔子弟子三千,纵不乏七十二贤者,但他们都只是从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来理解和把握孔子的“儒学”思想,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把“儒学”思想的精髓发扬光大。

显然,儒学自孔子创立以来,经历了从家学到官学、从显学到经学、从道统到正统、从名教到理教的不断抬举和委以重用,实际上隐藏在不断被委以重用的现象背后,实质是儒学逐步被架空和失落的过程。儒士引以自豪的优雅端庄、文质彬彬的人性,逐渐变得空疏、虚弱、甚至扭曲。

从“亚圣”孟子到“大儒”荀子之后的董仲舒、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戴震等大家无不在“儒学”的发展历程中,打下了半壁江山,留下了一世芳名。之后的周敦颐、范仲淹、顾炎武、“康梁”等仁人志士,虽队伍庞大,实则已是每况愈下。

冯友兰先生在谈到中国知识分子对“儒学”的

理解时,也说到:“一般的知识分子都读儒家的经典,实际上只读《四书》对于《四书》的了解,他们实际上只限于朱注。就像现在西方君主立宪国家,君主被架空了,实权在于内阁总理。在元明清时代,孔子虽然还是被尊称为‘至圣先师’,但却被架空了,朱熹是他的‘内阁总理’,一般人都尊称朱子。”^{[1](P178)}确实如冯友兰先生所说的,朱熹架空了孔子的“儒学”,用僵化的理学来垫脚;同时理学的僵化,导致最后只剩下了“三纲五常”的教条。正是这样一步步的把传统文化架空,形成了中国思想史的一个特点或“进步”。正如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例子,为了把澡盆的洗澡水倒掉,连同盆里的孩子也一起倒掉。这个例证,在我们的文化更替过程中正在如出一辙地重现和上演。

“孔门教人,求仁为大”^{[2](P25)},事实上,儒学在其实质上说就是“仁学”。尽管历史上一切儒士、儒术、儒教穿着“儒学”的外衣,打着“儒学”的旗号费尽心机地推销“仁”的学问,但实际上是以翦灭“仁”来达到架空打压“仁学”为其目的。如此说来“仁学”受排挤打压的历史,就是孔子“儒学”被架空和被扭曲的历史,也就是“儒学”积贫积弱的历史。“仁”被翦灭的情形一直发展到见“理”不见“仁”的

境况,出现了儒学严重失血、立足不稳、步履踉跄的历史文化形象。可以说,在儒术和儒教横行天下的时候,“仁学”不过是以其理想状态构成人们无限留恋的历史记忆和无限遥远的精神向往。孔子“儒学”的理想和实质内容,或者说孔子“儒学”的憧憬和最高任务,就是实现“仁”。

二、“儒学”的核心思想和实质内容——“仁学”

(一)儒学对“仁”的定义

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孔子对“仁”的理解应该是:“仁”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法则和真实依据。要想做一个真正的人,则必须身体力行,尽最大的努力去亲近,这样才会最终接近目的。“义”是指做人的一些相互适宜的方式方法,让人感到不舒服的,一定不是什么值得推荐的好办法。应该牢记在心的两条原则,一条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条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所有的方式方法中,最为妥当的,就是尊敬有道德的人并以他为榜样。人的一生中有可能找不到一个具有圣人品德的老师,但“三人行,则必有我师”就是告诉我们可以采取能近取譬、择善而从的方法来接近“仁”。

(二)“爱人”在“仁学”思想中的地位和使命

“仁者爱人”是孔子的思想,绝不是孔子“仁学”的中心思想,但却是孔子思想和“仁学”中心思想的基础。

孔子的“爱”不是所谓的博爱和泛爱,而是有所指和能所指的爱,具体说就是对天地施以“赞化”,对父母兄弟姊妹施以“孝悌”,对有道德的人施以“尊敬”。“尊敬”是唯一可以通过自身修养而获得的品德,修身以诚,修己以敬,是“仁者爱人”的本分。为此,必须一日三省,如沐如惕,不可须臾荒废才有可能尽到本分。孔子的“仁学”,就是指导做人的学问,他把人放到“与天地者参”的高度,无疑开辟了自我的发展空间,但这并等于说人就有了与天地同在相往还的平等地位,而是表明人通过不间断的努力,逐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一致性和高度统一。在人生实践中,孔子提倡把自己放在第三位,通过“赞化”、“孝悌”和“尊敬”起到协调中和的作用,以促进人己、身心和物我的和谐一致,也就实现了自我,也是解决人的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安身立命的过程。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继续探讨“仁学”下一步的问题和任务。

(三)“仁者人也”——“仁学”思想的精髓和飞跃

既然“爱人”已经解决了“安身立命”的问题,那

么“儒学”是不是以解决“安身立命”为其最高使命的世俗哲学呢?

《论语》中首篇开宗明义道:“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31] (P2)}面对别人不理解自己也不恼怒,孔子已经摆脱了世俗问题的困扰和束缚,反而以对“自由境界”君子人格的养成作为自己的三大快乐之一。孔子在这里给“君子”的定义增加了新的内涵,事实上这种内涵正是“自由境界”的所指。正是因为对自由人格的追求,使得孔子的“儒学”摆脱了世俗哲学的窠臼。

孔子的“儒学”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了“仁”的思想境界,也在此意义上超越了“世俗哲学”。第一是“由己”,第二是“克己”,第三是“不让”,第四是“为美”,第五是“力行”,第六是“不忧”。为实现自由,“力行”是基础,“克己”是前提,“不让”是本分,“为美”是表现,“不忧”是成就。其中,“为仁由己”是“仁”的核心价值所在,“为仁由己”的思想中心在于追求自由,具有普世意义。

把“仁者爱人”拓展到“仁者人也”,是孔子“儒学”思想的巨大飞跃,也是“儒学”思想的精髓。“仁者爱人”的“人”指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法则和真实依据;“仁者人也”的“人”指德配天地的人格理想,实质上也就是追求自由境界的君子人格。从上面的两层意思我们不难理解孔子的思想:诚如《易经》里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人只有具备了天的高大光明才足以包容万事万物,并作为万事万物的依靠;只有具备了地的广博深厚,才足以承载万事万物,也只有具备了天和地那样的品德,才足以与天地一同成就万事万物,这样的人生是无忧无虑的、自由自在的,这样的实践是自然而然的。只有这样的人,才配得上“仁”的称谓,也才是真正的人。

一个真正的人,只有具有“仁”的德性,才能如马克思所说:“超越对人的依赖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两个发展阶段,也只有如此才能通往人的第三个发展阶段——人的全面自由发展!”^{[4] (P331)}

三、“儒学”思想的终极关怀——对“实现从安身立命到自由境界飞跃”的理解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孔子“儒学”绝不只是解决安身立命的世俗哲学,“仁学”倡导和追求的是自由境界的君子人格,所实现的是对人性的终极关怀。那么,如何实现从安身立命到自由境界的飞跃,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仁学”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如果说自由境界是“仁”的所指的话,那么实现从安身立命到自由境界的飞跃就是怎样把握“仁”的所指,就是如何培养自由境界的君子人格,就是“仁学”对人性的终极关怀。

一个作为“人”而不是“某种人”的人,他应该是自给自足、自由自在、自然而然的,他的一切都是“仁”的具体展示和完美体现。否则,他还不算一个真正的人、纯粹的人,还在心性、身业和人己的关系中深陷困顿而不能自拔。孔子的“儒学”思想启发我们要修己安人。怎么修呢?克己复礼!“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我们在现实生活和人生实践中应该恢复和制定什么样的规范和制度呢?我们的“礼”只有符合“义”,即在任何情况任何方面都能做到相互适宜的规范与制度,才是合适的。这样的规范与制度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就是不要过分,不走极端,就是中庸。凡是允执其中的规范与制度,奉行遵守就是“为仁”;凡是不以人为本的,不成人之美的,与民争利、与人生纷的,就要当仁不让地克服它的影响和作用。当仁不让的方式方法无所不用其极,最根本的是“致中和”,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无过无不及,反对一切形式的肆无忌惮。“极高明而道中庸”,现实生活中我们又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本着“忠恕”的精神去把握中庸,——“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尽己

为人,推己量人而已,进而才能做到见贤思齐、择善而从,率性而为,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这正是以实际行动对“自由境界”的追求和向往。

如此看来,“儒学”思想使我们对于人生的理解已经超越了日常生活的经验事实,作为“某种人”的人生实践只满足了我们“安身立命”的本能需要。孔子的“仁学”思想,则无疑为作为“人”的人开辟了一条新的神圣的道路,并用他的智慧在指引我们如何踏上这条通往“自由”彼岸的神圣道路。现在看来,这条通往“自由”彼岸的神圣道路,与两千多年后的伟大哲学家马克思提到的“自由王国”^{[5] (1926-927)}是何其的相似!自此我们不难看出孔子“儒学”思想中的自由精神是多么的饱满和实在了,“仁学”思想正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探讨和解答,正是对人性的终极关怀。

参考文献:

- [1]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2] 陈淳. 北溪字义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3] 论语 [M]. 杨伯峻,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4] 李秀林.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Re-research of Confucius Confucianism Ultimate Concern of Humanity

——Survey of the idea of Benevolence

NI Guoyong

(North 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Confucius' s Confucianism a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living concepts in “secular philosophy” level affect the generations of the Chinese people. Along with the improvements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eople' s material life level has greatly improved, people' s living has reached to solve. Along with society' s open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has appeared moral beliefs burst, humanity distortion, man don' t know why to live. To understand the thoughts of Confucius' s Confucianism—“benevolence”, the ultimate concern for humanity to solve our mental crisis “man don' t know why live” has the vit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Confucianism; Benevolence; Freedom; Ultimate concern

(责任编辑:董红克)